

祖徠集

六

145
1014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徂徠集卷之十六



此書籍六賣買

物茂卿著其本

不藏書印
及質取詩三禁不

說一十三首

滕煥圖字說



滕生煥圖之二世用歲大淵獻生也蓋字之曰東壁云予攷天官家言我蜻之洲朱鳥翼之其翼軫軫然是為文明之象獨五采之被物上下數千載誰氏之子為能有吉光之裘哉未睹片羽落人間也或曰翼軫為好風風之從東者是唯達區萌鬯苑結陽蘇之

施已邪。方夫二三月之間。英英者華。而嚶嚶者鳥邪。亦何莫有。颯颯之音。表之東海者邪。卽卅一之什。雖訛自民口。可以敷之王廷。而不可以奏之大海之西者。鈞之鳥言。侏離也哉。翼軫之衝。是爲東壁。東壁之下。爲彗。彗與東壁。皆爲天圖書之府。物子曰。壁之星也。天之厖也。厖壁之下。彗彗然不可見。是何取諸文章哉。豈其無有乎。隱則亦無有乎。彰者邪。故其於辰也。爲亥。百木之英。繁乎媚春。是其秋冬之交。所由亥乎。其於歲也。爲大淵。獻淵玄之府。不竭。是其造物者所取以獻之乎。宜矣。夫煥乎。其有文章。滕生煥圖之。

用歲大淵獻生也。豈降用其精鍾焉乎。不然。是何其三變世而弗渝也。且也。其人慧以敏。嗜古文辭。過我。勉用洗其鳩。以協乎韶哉。朝陽之鳴。千載而一逢之。雖然。大國之風。必季子而後知之者。尚且有待乎人哉。亦唯用其身爲天圖書之府也。彗然之光。庶其照耀乎。翼軫之墊也。是真東壁哉。唯其有之。何患其無之。故爲作字說乎爾。

驟雨說贈柳蓋臣之峽

寶永戊子秋。吾藩大夫柳子蓋臣。偶獲一茶壺。茶壺者。方言爾。華人多以名道所泡瀹具。而我迺資其藏。

固則形制熾巨。是其爲殊矣。昔自東山主父受丹丘
毛人之祕。享其臭味。加以綺園寶齊。玩花石者。墮董
風流好事。比隆道君之盛。而伯主世世武虜。相高鷹
犬馳騁。諸妄意氣之習。一變盡也。其時諸待詔博士
。愆通左右者。愈益褒飾。以博大之。傳以奧幽。爲之眇
論。假其崇高之勢。鼓動齊民。被之天下。風尚聿興。而
其絜靜杳窅。削然灑然之趣。進乎技。鄰乎道。遂得與
其它書畫歌詩曲。甄者流。並稱名家。爲方丈之室。賓
之來筵。獻侑之節。煬器之間。布置則整。所貴春容都
雅。矩矱一定。爲世典禮。而王公大人。俯首受約束焉。

其所稱贊。肩衝等諸物。亦得爲天子之分器。與夏瑀
戈商彝。吳干趙璧。齊聲比價焉。是其國俗所貴重。或
壺或金。其名與用。亦不可得變更之也。今柳子所獲
焉者。麤厚無文澤。其色駢然。其口較然。其所肖摸。盖
古所謂盃耳。則賞鑒家稱之。辛窻而吾儕。迺不識其
爲孰何也。古樸之極。汁藥殺然。要之百年外物。邪審
諦眎之。其腹黥黥乎。夏雲欲雨者狀。石鼎未雷已覺
兩掖風冷。然善也。遂名之。驟兩柳子則。輒然相顧以
謂予。盍記乎。以送吾行哉。於是柳子將移家之峽中。
云。夫柳子固與吾藩主同出自。而峽之民也。先甲氏

而降。所子眎而撫育之者。未知其爲若而世焉。顧以
上恩渥隆。未得輒離輦轂下。就封其邦也。藩主尚且
不得子眎其先世姚遠。所子眎者。而屬諸柳子。其尊
公先已奉藩主之命。爲柱石於峽焉。而今申之以柳
子焉。則藩主之心。鄭重所在可知耳。夫柳子父子者。
秩爲上大夫。職統邦政。而邦政之大者爲民。民所疾
苦。雨暘潦蝗。于何不有。而暘爲甚。夫雨淹爲霖。沴爲
霧。而唯六七月之間。十日所燒。禾焦然死之。驟然雨
之死者。勃然蘇之。方是之時。民之欣驩。抃舞其奚若
哉。柳子之子。眎其藩主所欲。子眎而心屬焉者。以嘿
應乎雨暘之感者。其斯以爲殆庶乎爾。夫然後汎其
居。羅其器。良朋二三。樂其閒暇。臭其欽味。其雋羊腸
。輓輓銅椀。班班所謂香篠。削灑之趣。春容都雅之玩。
取諸出之壺中。則亦皆驟雨之賜哉。雖然。不佞茂卿
所爲柳子頌言之者。寧在彼不在此。而柳子之所覈
然命之者。亦豈于良嶽東山玩物喪志之爲哉。且夫
先甲氏而降。峽軍政威天下。而其要亦在農與民也。
我故於其行也。敬忖度其心所欲道。以比諸古人之
義者爲爾。

虛舟說

予舍與子厚接巷而近。時時偕藩諸學士先生相過往。共語驩甚。遂得聞其御馬之道。仰其屋顏以虛舟。予喟然嘆。迺謂曰。信矣乎。是技之盡乎。道者也。夫道也者。所以一之也。蓋人之所爲。致遠者。舟與馬已。方夫舟而在山。馬而在郊。蒼然木也。獷然獸也。顧其於我。則渙焉。未有所屬矣。剡爲剡。爲服焉。駕爲楫。濯作。轡銜施。然後謂之舟也。馬也。而我得以致諸遠者。道一之也。雖然。舟者求合於天。而馬者求合於人也。求合於天者。猶有所待。而求合於人者。莫有所待也。故人之言道者。在馬不在舟焉。世之道於馬者。數十百。

家。其猶有所待邪。悍然疾眎。轡之鐙之策之。羈之轡。鐙策羈之道盡。而我之道未盡也。馬於是乎悚然。惛惛窮而惛然。怒人與馬怒矣。而未有弗敗者也。安在其能合而一之乎。子厚師村上子。村上子師流水文人。是二人者。皆奧人也。奧地與東西毛鄰。毛古昔有野相公游。而丈人其裔也。相公業六籍。流風所覃。文人其亦闕之邪。丈人之於技。歷受數十家言。而盡乎道矣。吾於虛舟見之。夫蹠實走者。有知屬也。涉險飛者。無知屬也。其諸何以比焉。地坦水險。雖二尺童子。所諳然。皆怵于蹠實。而安于涉險者。貳於有知也。待。

於貳怵與怒萌焉。眎有知猶無知乎。眎馬猶舟。庶幾邪未也。猶有言焉。水鏡弗波。乘舟者若寢處於堂。俄頃而舞槁葉駭浪山崩。當是之時。笑語愈高者。若而人哉。是無它。楫濯之利有不盡乎道者。而聽命乎風也。風與舟合。而人爲贅旒也。果乎貳矣。欲弗怵得乎。是所謂有所待者之說也。今丈人之道。不惟眎馬猶舟。亦眎猶我。而眎我猶馬。故自我言之。我之有四蹄者尚矣。自馬言之。歸然舟之帆也。舍是亡何有。則風之所自。其竅在我。亦何待夫青蘋之末。蓬蓬然起者乎。故曰。道也者。所以一之也。技之至斯。可謂盡矣。古

昔聖人之於天下。亦唯是而已。若夫泛乎不繫之說。荒唐家之言也。非吾子厚之所道也。子厚孰聽之。而曰。善哉。子之言。吾之道也。雖然。子之業者存。爲筆有毫。能使如馬乎。帝坦如砥。請觀子之嫻於步驟乎。予唯唯從其命。

佐子號文山說

佐子業已以文山自命。徵予一言。以比諸古人之義也。則曰。雖我之非子乎。濠梁上樂。莊周不啻也。吾請以臆對。雖然。吾則妒子之崑是名哉。蝌斗以降篆籀。草隸子之所守。悅之在目。文之形也。姚姒而下。左馬

莊屈吾之所著。味之在耳。文之聲也。聲先邪。副墨之
子。寔爲洛誦。形先邪。書契之前。不無號召。弗筆弗彰。
弗口弗揚。彰之揚之。錯綜乎文矣。是孰得而崇之哉。
夫逝者如川。滔滔弗反。結而爲山。巋然獨存。唯是物
爲然。故文也者。造化之止也。其在易也。艮止爲山。文
乎山乎。子蓋以之。不有載籍。何有萬古。不有四目。何
資盲府。肉有萃子。狐之白以爲裘。裘成而以狐白稱焉。
其人亡聞焉。則吾亦何妒也。雖然。狐白廼以裘稱之。
莫徒稱之。則何辭乎子之藉重是爲也。若夫西膜之
謂采石由是乎出。而穆滿所爲三日游。可謂古矣。青

印之谿耦以公山。斯文赫然乎興。可謂人矣。是皆於
子之所業亡當也。義竊取諸此。而不于彼焉。佐子蹶
然興曰。我嘗以墨爲土。以筆爲簣。矻矻焉。以懼夫九
仞之或虧者。數十年一日矣。求之而未獲。其雀鬼焉。
唯見筆禿者。彷彿焉耳。而今而後。知其藏諸無何有
之鄉也。夫書以眉其室。佐子名襲。字淵龍。世所稱池
庵先生者。弟也。寶永己丑秋九月朔。

江兼欽字說

華陽江子徹。千里書屬余。請曰。維男兼欽。甫冠而未
有字。叢爾十室邑。豈謂無能。緣飾其名者。唯不佞之

鄉往於先生也。未遑它之筮焉。亦唯先生之辱弗鄙也。其或有意于茲為哉。時值過密。百禮皆廢。雖余陪臣。而子徹民乎。則不敢西鄉。揚觶以遙致成人之祝也。迨乎復吉。則已夏矣。於是乎蓋字之曰子夏云。夫夏之時。陽氣鬯。草木枝葉茂。恢恢乎大矣哉。故夏之為言假也者。言其大也。其在星宿也。為朱鳥。朱鳥翼垂乎畿以南。或曰大礮之野。蔽之也。故其在地也。華陽者其分乎。在方位也。為南。而畿或謂之夏。皆言其大也。夫夏人而值夏之時。安得不夏其字乎。古昔帝皇之大其德。宜莫若焦鵠氏。而焦鵠氏之大。寔都華

陽以居之。亡論其都扼海陸之吭。制其勝。卽其時。民思帝德之弗已。寔興乎梅以謳歌之。夫梅之苞乎冬。而敷榮乎春者。標有其實乎夏也。是其時與德不亦恢恢乎大矣哉。距今千有數百歲。其流風餘韻。宜有猶存乎民者。吾於子徹之好文而見之矣。知其子宜莫父若者。吾知兼欽於子徹矣。夫文章夏道也。古子夏者。其在仲尼之門。不亦文學之選乎。漢迺有欽名。而子夏字者。亦經術士也。其列侯子而優游不仕。孰與今子夏之素封子哉。優乎游乎。安取於仕。文學經術。聊以卒歲庶乎其業之可大也。則是名之協乎實。

也哉

岡生字說

是歲旃蒙協洽十一月之吉岡氏之子孝祖冠請字於物子。物子字之曰伯錫。蓋取諸詩既醉錫類之義焉。昔余之在城南。猶及識其王父碧菴先生。先生隱君子哉。夫能抗匹夫之節。偃蹇於王侯之前者。古今幾人邪。余每過從。未嘗不欽其德乎。高其行也。尋聞恬軒君。纘明其世業。袞然乎學中。以觀光南海。則余亦甫就羈紲。役役刀筆間。以故不克修通家誼矣。迨乎余之受室良岑氏。以忝在姻連。而居止孔邇也。孝

祖迺遂與諸弟日來從余游。為婉婉乎美哉。弟昂。四人瓊蕙蘭玉。妍秀競爽。亡論其提挈煦濡友愛相視。日莫則輒絃誦之聲發屋。可不謂休祥吉事乎。而孝祖年十六。居其長。讀書離經通大義。能屬文辭。粲然可觀。足以責成人之道也。已春秋時。鄭穎考叔事君子。或稱引此詩。是特叔世人倫之變。抑末焉耳。余則謂錫類之盛。莫尚於元愷。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世濟其美。登庸於本朝之上。施及後。曩史所稱述。忠肅共懿。宣惠慈和。皆孝之物也。今我國家以孝治海內。烝烝之化。殆將薄唐虞而上之邪。余觀於岡氏

覩世類之昌。天人之際。豈示斤斤乎。左契是執哉。夫天之所錫者類也。人之所錫者爵也。類錫而爵從之。孝祖之與諸弟。所爲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者。亦豈有它道邪。孝祖勗哉。今天旣錫類於其家。孝子若是乎。其不匱也。由斯而往。濟濟焉者。于朝。蓊蓊焉者。于野。出則茅拔其茹。處則無思不服。辟諸天馬在閑。毛物成群。尚以爲國用乎哉。鳳皇所集。白羽威蕤。尚以爲世瑞乎哉。要之所遇者。或殊而錫類之道。莫有窮已也。孝祖勗哉。於是孝祖率其諸弟。仲若叔若季。再拜而興。乃言曰。不啻小子也。暨乎藐諸幼。咸以有賴焉。小子雖不敏。敢不日夜黽勉。相勸以奉先生之教哉。言畢。又各再拜。爲岡氏兄弟字義。

異夕說

洛人中村。以異夕自命。旣而不得其說。走使求諸物子。物子謝不敏。不可廼。謂其使曰。異哉。名乎。在文。名無口。爲夕。夕而無口。不可以爲名。無已乎。我代其口。邪。夫天運乎晝夕。寧有所獨異邪。而星辰萬物之象。見爲雨露之所濡。山川草木之所息。邪。華粵中。折根。菱枝葉之日以長。其進乎疇昔者。不可得而見焉。則地獨異于夕邪。人之精在目。目食乎眠。是已邪。雞三

雖而日發作者勤哉。貴賤相若。政乎朝。事乎家。力乎
 郊而貨乎市者。皆歸耽於夕邪。紂長飲酒麗姝之專
 於房。不可以訓矣。雖然。恒人之大情也。牛山之木。子
 輿氏取譬。人之異乎夕。可言已。使曰然。物子曰未也。
 是恒人之所同已。何獨異於若主人也。吾聞若主人
 甚口善談。人暇堂靜。談獨美於夕。蓋其言曰。惡客勝
 無客。是以日入而屢盈戶。燭跋僕更而不厭也。其夕
 獨異人之夕邪。夫人心異如面異與異會。所往者不
 合。吾未識若主人之面。其面豈異人之面異哉。而獨
 無不合者。心邪。口邪。是則以不異異於人。邪心不可
 得而見焉。則其所異於人。以口邪。以口而異於夕。其
 名之異哉。不亦宜乎。則亦莫待於我之代。焉乎爾。使
 曰善。夫子猶且讓口。小人豈敢傳口。夫子之說在文。
 敬請筆之。簡異夕之名。以口庶乎以成我主人哉。

藏六菴說

彩上人。以藏六名其團焦。蓋取諸龜。夫龜弗食。師能
 弗食。邪民之食。食其事。農稼賈貨。白土。器白官簿書。
 王侯玉食。猶且一日萬幾。獨釋子不事事。不官食。不
 家食。食其頭陀。雖食猶弗食。肖也。龜水處。師能然邪。
 水流而就下。釋子迺處乎不爭。肖也。龜靈先知。釋子

能知死亦能知生之前不啻肖也。龜外甲釋子忍辱以爲甲。龜空其中釋子亦空其中皆肖也。龜壽釋子無量壽龜之不克肖也。龜死而人寶之山節藻梲廼以知焦舍利火不克燒水不克沈七寶塔盛之殆不及也。夫龜藏其六方其藏之時猶亡之然而時出之濡其首曳其尾其跳蹙蹙然師曷乎取師之出食其頭陀亦蹙蹙然師之反藏其團焦窅乎不見其人師其是之取乎團焦違物子之居一里有餘時或過之則吾黨之士多從之游者師善華音則悅之吾聞釋子之教有六根焉方其見過之時吾黨之士與共操華音則眼耳鼻舌身意師能韜藏之邪師之藏之蓋藏諸用吾黨之士過其團焦亦如之然吾見師之爲人窅乎故爲言其藏六之義團焦之所以爲名者

天狗說

名山之顛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神之福也。殺機一發風怒霆行拔樹隕石巖壑辟易萬物爲齧頃刻而霽。天地開明一介弗損墮然如故。是誰之爲與窅冥之中蓋有物焉儵忽乎爲人儵忽乎爲物衆莫能端倪世俗所圖傳廼有象鼻鳩喙載勝虎爪電目肉翅鬚髯乎曹隆之神者咸稱之曰天狗云茂

卿誓諸典籍。易有之。艮爲山。爲狗。爲黔喙之屬。是其
所繇象邪。世薦紳先生。或引客星。或援外國之獸者。
迺執名惑其實。可謂妄已。大氏三代而上。但謂之某
山之神。後世所訛。起自丘言。中國多仙。吾邦多天
狗。彼所稱紫虛碧霞真武帝君。迺此謂榮術太郎。金
毗羅妙義之類。皆是也。夫神者聰明正直者也。而無
知。安能知人之所命乎。故或以爲神。爲仙。或以爲佛。
爲菩薩。爲羅漢。明王。爲魑魅罔兩。人各徇其所見。建
之名稱。惟人有知。安能知神之所自命乎。惟神能降
禍福。弗爽。故世人所稱。至于今。弗替。是重黎之所以
別人神也。故大傳又曰。知鬼神之情狀者。惟聖人爲
然。平安西北。愛太子之山。峯焉。顛有榮術太郎祠。主
其祀者。上人惠通。乞予文。予故爲天狗說。以贈之物。
子曰。予匏繫斯土。不能西陟。愛太子之山。以問其神。
上人其宿齋戒沐浴。捧斯篇。造祠以命之。其必漠然
莫之能應邪。抑將有蓬勃然興乎。山阿者也。則知吾
言之信然也。而神實歆之。

武城絃歌說貽梁溪君

昔者子游爲武城宰。孔子過之。聞絃歌之聲。莞爾笑。
何其喜也。牛刀之喻。又何若有所譏諷者乎。爾及子

游有學道之對。則直戲前言。不復與辨之。抑何其醞
藉也。長藩大夫梁溪君者。好樂。縣子爲余稱道其事。
欣欣然喜形乎色。君蓋嘗從縣子學先王孔子之道。
吾未知其所詣於子游何如也。大氏世君子。亡論庸
愚。其聰慧者。務出知與才。督過其下。銖別善惡。賞罰
從之。亦唯莠可去而惡不可殺也。上寡下衆。殆乎勞
矣。且下之於上。捷於景響。才以才應。知以知應。才與
知交鬪。而上卒病。是國家之所以艱乎治也。且萬國
成風。萬家成俗。辟諸洚水橫流。豈一力所能障乎。古
先聖王知其若斯也。是以作爲禮樂。而教天下。夫禮
美其觀。樂娛其聽。順乎耳目之情。納諸中和之德。故
惡不必鋤。習成於善。大者大生。小者小生。上下與天
地同流。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贊先
王之道也。故聖人之德。雖大哉。亦必有術以行之。王
道之所以易易也。雖然。一子猶以爲隱焉者。其所
至。人人殊也。夫愛人易使。孔子言之。子游言之。大者
大生。小者小生。亦何必強其所至乎。今長之爲邦。吾
未知其於魯何如也。而豈出於武城之下哉。梁溪君
亦古之卿也。則非如子游爲宰者比焉。况長方與庠
序祀先聖。其地東接藝備。北隣石雲。而其南乃海西

九州屬之則風之所被及豈止一邦之化哉。縣子之喜不亦宜乎。雖然吾豈強其所至哉。亦在君自取為耳矣。故予嘗以為牛刀之喻亦觀其志者。為是故也。

大士笙說貽國愚谿

愚谿國子者長潘鉅室。迺以敦詩禮而蚤為政於三軍。既問道於縣子。又因縣子而請益於予。予逡巡乎未遑對也。曰子之道也。我所道也。豈有它說乎。異日肄樂赤城之室。而縣子造焉。酒中咸醉矣。鼓瑟希。縣子從容更予申鄉者之請。予曰豈有它說乎。子所執笙邪。吾請言笙。夫汶陽之篠。曲沃之匏。華而琬之。髹

其可鑑。參差植之。翼如其鳳。非笙之形乎。然無簧不鳴。秋秋之聲。將從何聽之。雖有儀鳳之形。人所用之已。今國子為政於三軍者。以有三軍之士也。豈徒以其夔旄介冑之美哉。故笙師必善其簧。以藏之。先吹尉之後。吹尉之。婁吹婁尉。不尉斯液。液斯膠。膠斯暗。雖有簧乎。猶亾簧也。秋秋之聲。亦將從何聽之。有簧而暗。豈笙乎哉。今國子之尉。三軍之士。猶尉簧邪。則三軍之士。其挾纊矣哉。液之微而未及膠者。有物著之。所以石也。膠之未甚。而呼吸搖落。鉛飛彤剝。所以甄也。十七之簧。一石一甄。叢然不和。辟諸三軍之士。

亡統也。故簧而不和，豈足簧之哉？亦不笙焉耳矣。故笙師之善簧也，若執玉爲政於三軍者之於其士也，如保赤子。然後鳳凰之聲可象，而貔貅之威可致也。且子亦知夫調笙之方歟？管中其簧，簧中其律，不甄不石，是謂之中。離而吹之，各中其中，清濁高下，迥然異也。合而吹之，糾乎如繩，纍纍如珠，純皦繹也。是謂之和。故古之君子，求和於異，而不求和於同。醯醢鹽梅，羹於是乎和，五聲六律，和於是乎成。不爾笙太族之音也。猶何用十七之管爲？是孔子傳之，晏嬰述之，原憲丘明書之，古之經也。夫人心之異如其面，故人各其性，性各其德，豈可強乎？故同者小人心，而拂人性者也。和者君子之道，而所以相濟也。故古之長人者，求輔其下，欲補過也。今之長人者，求徇其欲，奴隸役也。故知調笙之方者，能調二軍，國子能調三軍，歟？則俾襲其世職爲政於一邦，何難之有？縣子說曰：我由國子而得聞笙矣。雖則先生之誨，亦國子之錫也。歸語之國子，則又將交拜其錫。

匹進脩字說

羽大夫之子匹進脩，初名重遠，有所辟，乃更今名。因請字物子。物子曰：美哉名乎！進進乎德，脩脩乎業。古

之道也。今匹子尚少。比其膂力益剛。晉續世職。以益其政。非德庸詎可乎。夫忠信者所以進德也。禮樂者所以脩業也。顧夫羽之地。蓋我燕代邪。其人重以遲質。慤慎已諾。忠信固其天性。吾則思所以廣之哉。匹已其業乎。傳曰。禮樂得諸身。謂之成德。先王之教之術也。今天與羽之間。寔產良馬。鳥海達谷。楛矢石砮。往往乎出。鷓鴣之鷲。鳥鍛以羽之。控弦之威。稱雄海內。軻漸離之徒。血縷試刃。獨流芳潔。而文學之士。廖廖乎。亾聞者。非土之以乎。匹子乃與其友水子。悅先王之道。千里將執。賈尋又祇役此都。則朝夕繼見。請益弗解。吾識其忠信矣。吾則思所以廣之哉。故字之曰子業。亦所以勉其德也。夫莊內三分羽之地。有其一。以開國元勳。屹然乎北徼。今爲之大夫者。六統斐然。以輔其君。被諸邦俗。風其四方。則召公封燕之化。將亦見之。當世焉。莊內之所以體國家盛意者。又自今日始。豈不愈益美哉。匹子五月任滿將歸。歸則語之水子。相共勗之哉。大夫之績。其必當一子之世哉。享保十有二祀。二月二十一日。

君瑞字義

越君伯道。蓋將改其字也。謀所以改於不佞。謝不敏。

不可也。則言曰：無已乎其君瑞乎？夫崑山之玉，豈非天下至寶，與循其膚，察其理，司其色，叩其聲，溫如栗，如煥如瑯如，喻美質焉。雖然，玉不琢不成器，它山之石，昆吾之刀，豈非所以琢之與？喻學焉。琢之成器，莫貴於君所爲名矣。鎮者桓者，信者躬者，青者穀者，琬者琰者，杼上終葵首，盡合先王之度，廉而不劓，光照一室，喻成德焉。夫然後天子繅以五采，五就諸侯，繅以二采，二就，執之如弗勝，謂至貴重也。可以祀天，可以旅上帝，可以見天子，可以使諸侯，可以治德，可以易行除慝，所以申信也。是之謂瑞。喻德之孚焉。故雖有美質，必學而後成其德。德之不孚，何取於德乎？是君瑞之義也。曰：若是者，高矣美矣。我世業衛生之道，方技之賤守也。恐德菲之弗副焉。曰：庸何傷乎？昔者黃帝之天師，有岐山之伯焉。蓋亦執其躬者以合瑞於天子焉。實稟聖睿，學於儗貸季，以成其德焉。其德曰：仁。迺以其術而壽天下，施及後世焉。其術亦曰：仁。是豈非君之所守業與？迺業之成也。醫人以之，醫國以之，可以燮陰陽，可以贊化育，故雖天子之貴，死生以之，湯液所徵，可以信於天下焉。是亦君瑞之義也。君於是再拜稽首，迺曰：請奉君子之教，以美吾名哉。

尚以美吾德哉。德其孚哉。尚以弗隨吾先世之業哉。作君瑞義。

贈言四首

贈善暹羅語人

吾聞崎陽扶桑極西偏地。斗絕大洋中。環以峻嶺。中開港奧。可以受我舸大舶者。無萬數。是以中華迤西交趾林邑三佛齊真臘身毒及筠冲臥蘭的亞實胡。還往于我者。莫不輻輳之湊。而獨高句麗琉球。別有信地。可由者。不與焉。是歲秋九月。高句麗使者入都。時有崎人東游者。與都人士偕觀道周。忽聞其鼓吹

中奏。絃而低聲和之。音韻節族。隨其所曼擊。以相上下也。拍拍皆合。旁人莫不嘆異焉。訊之。迺受其譜。華人而不識其字。與律呂所應爲何已。予輒以沉存中所引管色字譜者。推求之。而得其字。據字求聲。以命其律也。亦莫不拍拍皆合。則愈益愕然焉。其譜蓋曰。一四一。一四六。一四四。六工工尺工六工。其尺中呂宮。工林鐘商。六無射角。四黃鐘徵。一太簇羽。祇讀一如越。因鄉音訛。猶之俗語越發。或作一法耳。夫崎人未嘗識高句麗事。而能識其鼓聲者。受譜華人也。予未嘗受其譜。而能識其字與所命何律者。受解古

人也。今都人士不識華音，則所讀書，率皆隔靴搔痒，而崎人鮮有讀書，則其所善華音，迺又徒爲譯胥鄙俚射利具，其弊均矣。是豈不兩可惜乎？夫崎陽實爲扶桑極西偏地，其與中華所距，唯一葦所杭，其人段使少讀古人書，自奮文章之業，則所推知何翅如一絃之譜之字哉？故予於其歸，錄贈之，以徧告其鄉人，庶或藉是有所激勵焉。則後來之彥，亦何翅如林道榮、劉宣義比哉？九譯越裳已足多，越裳西去更暹羅，不知學得暹羅語，却向東來意如何。

贈長大夫右田君

長國相右田君使縣子問道於物子。物子曰：道豈可一言盡乎？雖然，吾聞之，長者大國也，國相者大臣也。吾且言其大者。夫先王之道，莫大於仁焉。仁也者，養之道也。以安民爲大焉。安民之道，以寬爲本。爲謂有容也。仲尼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謂無本也。夫一國之人，以萬數，豈皆良民乎？苟不能容之，民無所措手足矣。故君者，群也。群人而養之者也。大臣之爲大，豈惟以其祿乎？仲尼采諸侯書，費誓、秦誓而已矣。而其所以終百篇之義者，大臣之道，寔能容之云爾。是豈末節小德而仲尼取之乎？縣子曰：容而無所擇。

毋乃不可乎。物子曰：然。有是言矣。大臣之道，選衆量其材而用之。故古之擇者，將用之。今之擇者，將去之。欲用之者，見其材者也。欲去之者，見其疾者也。夫疾也者，與材俱生者也。安可去哉？且有所容而後有所擇焉，不容而擇之，其所用塵塵乎？亡幾耳。安在其爲大哉？牛溲馬勃，敗鼓之皮，韓子之譬，孰言不然？且君子用其材，野人用其力。若必以用其材爲用之，則有君子而無野人也。安在其爲國哉？故容而後養，養而後成，成而後擇以用之。若不養而遽用之，則牛山之木，斧斤之餘，牛馬所踐，安所得其濯濯之美哉？故君子之道，在養焉，不容而能養乎？縣子曰：請問養之道。物子曰：飲食衣服宮室，以養其體；詩書禮樂，以養其德。先王之道，無非養已。傳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故君子雖曰未學，苟能以養之爲心，豈遠乎哉？雖然，旣乳之，又哺之以甘旨，則疾生焉。操心不寬，養之所以或害也。故君子貴學而以寬爲本焉。縣子曰：刑如之何？物子曰：無非養之道也。夫先王之設五刑也，非惡其惡而刑之矣。乃惡其害乎養者矣。故瞽瞍象不刑而四凶刑，且必惡其惡歟。雖先王之世，豈致刑措哉？且惡也者，善之未成也。先王之期其成，是以不惡。

雖然操心不寬必將曰子聖人兄聖人而欲殺之是
不可以風天下也是害乎養之大者也而堯舜不爾
故居上之道皆以寬爲本焉縣子曰先生以安民爲
仁然則脩己者非邪物子曰何必非也脩己者所以
安民也然亦必以安民之道脩之己爲蓋先王之時
天下旣安矣然其人亾而其政息萬人撓之而一人
欲靖之不可得焉故先王之慮夫天下不永安也於
是作爲禮樂以教之使君子成其德小人成其俗故
成德之人古謂之豈弟君子傳曰君子躰仁足以長
民苟非豈弟之德何以能長民哉仲尼敎仁爲是故
也百家爭衡儒者封己而內外之辨興爲徒謂身脩
而後措諸事業而其所以脩己者或求諸心或求諸
理剖蠶絲析牛毛義勝而仁亡知盛而德衰遂忘先
王之道爲安民之道矣夫道無內外豈有二哉必謂
身脩而後措諸事業不知其所以脩己者爲安民之
道則莊周內聖外王之道豈遠乎哉其言終無徵耳
或以惻隱之心爲仁不忍人之心爲仁雖有之心然
無安民之道亦姑息耳或曰擴天理遏人欲務去其
惡是其操心不寬是以不知先王之教養以成德也
不知夫惡也者善之未成者也或曰知而後踐之務

欲窮理殊不知理豈可窮而盡乎。德未成而欲知之。辟諸波斯人語中華為豈能知之乎。故先王教以禮樂習之久自然與之化。然後知之。謂之物格而知至。豈窮理之謂乎。夫先王者聖人也。其知豈可及乎。我不順先王之教而欲求諸心以知之。多見其不知量也。今禮樂雖亡。六經具在。苟能知先王之道為安民之道。知道無內外而一意從事六經。習之久與之化。則德立而民可得而安矣。傳曰。依於仁。又曰。寬以居之。學問之方。仲尼豈吾欺乎。若或阿其所好。其信後儒過於先王仲尼者。非吾所知也。於是縣子再拜曰。敬奉先生之教。誦之於吾相君。吾相君能由是以成其德。則吾侯社稷之福也。國人之福也。載諸簡。享保戊戌夏四月。

長藩川子因縣生請言

長藩執御之臣江南川子貫。因縣子求予一言。以當弦韋之佩也。夫古之教人。必因其材而篤焉。今未諳其人矣。安知其得吾言。而能不若火之益熱。若水之益寒也。則不啻無益適足害已。無已乎。請言其職。夫進思效忠。退思補過。臣之道也。唯近君者為最爾。故近臣之道。莫重於諫焉。諫有五。仲尼善於諷。聖人之

貴自喻也。且務以才諍相高。而難於相下者。人之情也。故正言以諫之。其見聽者。其素所尊信者也。迫於勢者也。雖有之二者。然必勉強以聽之。久乃有喻焉。其或一言而喻。是其人故有不自足之心。而其材高於諫已者。也不然。何以能聽乎。然以漢高之能從諫。而信子房。尚且必俟其問而後言之。信乎人情之難於相下也。故諷諫之道。不必斥其過焉。不必舉其事焉。不必盡其方焉。孫以出之。長於比興。辟諸風之入物。物不覺其入也。微言中窾。忽然有喻。喻者彼之喻也。何有於我哉。故我無功伐。則言者無臯焉。彼無有所爭。則聞者欣欣然。謂自取諸其衷焉。而况得諸已者之與得諸人者。其所以知之。豈可同年而語邪。故不啻諫已。教之道亦爾。先王之教。詩書禮樂。理苞塞而不可得而見之。必俾學者藏焉。脩焉。息焉。游焉。竢其自喻也。仲尼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亦竢其自喻也。自孟子好辨。闢揚墨。而後之先生大師。率以明道爲已任。其教人也。亦妄意謂知可傳。諸不知德可傳。諸不德矣。是豈生之道哉。夫耕漑雖勤乎。粟之不可獲。諸苗也。不可襲取者。何翅浩然之氣焉耳乎。故不啻教已政之道亦爾。夫賞善而罰惡。使民之比自善而國

治是不知道者之言也。仲尼曰：草上之風必偃，子夏曰：舜選衆而舉，臯陶不仁者遠矣。埃其自化也。故一寸之微，可以至於隆之天者，生之道爲尔。凡物不可以強致者，亦生之道爲尔。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則之。故不知生之道者，悖聖逆天者也。何以行乎哉？吾聞子貫好學而見獲於上，它日移其事君之道以臨其民，亦不可知矣。則持是以往可也。故吾併及政與教乎尔。子其致諸子貫。縣子曰諾。

猿橋五奇 畀藩野氏之子

吾過猿橋驛，驛西有橋長十丈，高六十六尋，無有橋

柱。兩岸悉鉅材架起，相傳昔有猿王剎造，誠國中奇觀也。橋下岸崖有窟穴，早土人汲窟中水，則大蛇見乃兩，亦可爲奇也。驛戶百餘，南北相對，長二町許，下唯一片石已，是最爲奇也矣。土俗婦人，夫亡則就其家納夫婿，以幹家事。驛長藩野妻獨曰：有後夫則不得無子，有子則如前夫之子，何遂守節不嫁？七年于今，是倫綱之常，何足爲奇。然世道益波，罕見節婦，則可謂奇矣。予此回祇役，往還諸名利僧，皆癡羊話，不及文字。獨孀婦之子，能就予乞字，是又不轉奇乎。故書道中所得以畀。

徂徠集卷之十六
文選卷之十六
不又文安縣
子罕言性
性命之道
哲諸古昔
即一二見於
殷商之書
何其渾渾
淳淳莫有
端倪也
將皦皦之
言其
于性命之
道
亾當乎
否也
仲尼
益由斯
道焉者
已及
子輿氏
起實始
招天下
以此而
又斷斷
乎以善
命之
何其章
明較著
若是之
至也
將渾渾
之言
其于揭
焉

徂徠集卷之十七

物茂卿著

雜文十二首

私擬策問一道

問傳云。子罕言性。性命之道。哲諸古昔。即一二見於
殷商之書。何其渾渾淳淳。莫有端倪也。將皦皦之言。其
于性命之道。亾當乎否也。仲尼益由斯道焉者。已及
子輿氏起實始。招天下以此。而又斷斷乎以善命之。
何其章明較著。若是之至也。將渾渾之言。其于揭焉。

招天下亾當乎否也。繼及荀卿告不害揚雄韓愈蘇軾之徒羣然出其所見爭之。雖其言人人殊何其鑿鑿乎皆有執之也。又何其紛紛乎莫有所底止也。將子輿氏以還皆其于渾渾之旨有所裂言之乎否也。將皦皦之言揭焉。招天下有以啓之乎否也。是故謂之爲惡者反焉者也。謂之無善惡者超焉者也。謂之惡善雜者劑焉者也。謂之參若伍者加詳焉者也。要之故皆爲欲有所變異於子輿氏之說勝而上之乎否也。益降之及宋諸儒先氏出。又且斷斷乎以子輿氏之說定爲先王孔子之宗。而群言之紛然者庶其或宜若有所底止焉乎爾。雖然其所爲自初招天下。又有所謂本然之性氣質之性者存也。是果其於先王孔子及子輿氏之心有當乎否也。性中果有斯二者對立乎否也。性非有二而其所爲命以言之者果有指斥之乎否也。且也其所謂氣質之性者盡乎生人之始矣。其本然者寧縣諸吾生之先乎否也。是安足以爲人之性哉。吾故愚不佞也。而群言之紛然庶或若有所底止者。其于吾之心莫有乎爾。則亦莫有乎爾。雖然諸儒先氏者豈爲昧斯數者以之爲說。招天下乎否也。今諸生有聲譽于學。號稱大師者。其于

性命之道當洞然亾疑請聞其對。

私擬策問鬼神一道

問六統以來諸言鬼神者若左丘明董仲舒之流雖其言人人殊大要不越乎禍福灾祥之間是何與世俗所見大相逕廷哉其斷斷乎其無之者唯晉阮瞻爲然是亦何與今學士家言相似也學士家所爲折衷者孔子而自孔子之不語怪神後學者將有何所替以質諸聖人而不謬也乎雖然孔子益於易一言之於對宰予之問再言之而其言之奧妙難明抑又有甚乎不語者存焉是不得不取諸宋諸老先生

也宋諸老先生故號稱得道之統能發明孔子之道者雖其言亦人人殊至於有無鬼神之說莫有若瞻之論明且易見者也而其究必至所謂氣化真實一往不返而止焉要之亦或於瞻之論爲有近似也是孔子之旨果如瞻歟先王祭祀事鬼神之意遂荒矣故其謝先生者執兩可之說而學者之惑爲愈弗釋然也由是而降人率以瞻之論爲主文之以謝先生之言謂祭祀以鬯吾孝心耳者往往乎有之甚而或至謂鬼神非先王所尚特其不以聰明先天下且姑以之隨民俗之所好云爾先王與孔子之教於是乎

裂矣。而君子之道造端諸夫婦者。愈益落落乎不合焉。諸生益於往聖之典。淹貫而通習之。其于幽明之故。當瞭若析髮。其以何命之。

私擬對策鬼神一道。代於諸生而作。

蓋所為薦紳先生難言之者。莫鬼神若也。是寧獨薦紳先生為難言之而已哉。夫人之生。負仁抱知。葆合大和。渾渾乎無間。故其於天下也。有所知之。有所不知之。是以處羲之世。作為龜筮。以決其志。軒轅之建。萬國封百神。重黎分職。世釐神人。夏商以降。莫有不由斯道者焉。是咸俾以尊其所不知。而行其所知也。

仲尼亦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是亦宜若不以其可知。彊諸其不可知焉乎爾。雖然。指掌之眎。觀上之歎。予賜輩往往乎有聞焉。而不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亦將于何取諸。諸生業已誦法孔氏。稱述唐虞三代之德。居則曰。莫用我為也。方其志大行於天下。昧其所本自而可乎。是迺鄙生所以黽勉授簡。殫其學所服習。以塞問者之需也。今夷攷問者之心。在有無之辨也。是亦世薦紳先生之所或之也。或乎無之者。則見以為先王之令。布晷十有二月。而祭祀居其半。禮有五經。莫重於事鬼神。而獨其與戎為國大事。具

官與物惟恐其弗備而經費不問受福降殃諄諄乎其言之是庸何虛設乎或乎有之者則見以爲黃帝三百年今而忽爲戎狄殲周荆楚猾夏周公之神未之有極不啻魯郊禘而嘆其衰矣五世之祧七世之廟惟我所陟降而舊鬼之弗愬饑是庸何徵其實乎斯二者蓋各一道也雖然謂之有者權在彼者也謂之無者權在我者也權在彼者疑乎仁其失愚也權在我者疑乎智其失賊也愚與賊者君子不由爲且也有無者鬼神之迹也執其迹求其足以獲其人者未之有也是故由無而之有謂之神由有而之無謂

之鬼惟夫於其之也可以知鬼神之情狀也寒暑相盪日月盈虛有之與無代嬗念出念新念動念不屈周之言曰新盡而火傳未見薪火之爲一亦孰知焰續焰逝者如斯夫而知道者見其常無死焉是以遂古之無疆盈六合之中洋洋乎莫非是物也且明獨運萬物之相與爲體也周流不居焉往焉來噉出而非有雍也噉人而匪有餒也潮生乎午非緣乎涸尾閭之無竭也若沃焦之石所在有之百足之蟲寸斷之皆走是皆足以小辟諸故有天地之神焉者有山川社稷之神焉者有瞽宗五祀之神焉者有祖禰之

鬼焉者無後厲之鬼焉者。曩曩乎相倚虛空間哉。故曰一故神一也者。莫有乎彼是矣。莫有乎疏近矣。或格或否。孰宰之權。格之有道。于以格之。萃之有德。于以萃之。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者。一之謂也。或謂之月之影。萬川者。爲有真假者也。謂人死歸乎造化者。昧乎夫一者也。化爲異物。亦何所不有。不可爲典常。亦何拘拘乎自喜之爲。故一也者。合乎有無而言之。非外乎有無而言之。此謂之鬼神之本。智者之事也。雖然。語其仁則未也。爲天之徒而不能與人伍。故聖人之教。有盡于是矣。是故天地之間。物各有所養。爲方春之時。和風噓而時雨沐。寧獨被之草木而已哉。雖鬼神亦有能養之也。今赤子之心。其知耿耿焉。其于孩笑之外者。幾希。廓培以底大人之德。是謂得其養也。暴于野則速朽。廢于廟則神弗處。是謂失其養也。凡天下之物。失其養而能有存焉者。益尠矣。故不孝之罪。無後爲大。葛伯不祀。其於傷殘親之體。殆有甚焉。湯是以先征。記曰。仁鬼神者。養之謂也。唯聖人爲能萃其旣渙。以存其將亾也。雖匹夫匹婦。爲能行之也。今三日齊。七日戒。精誠有以格之。歟。胡祆金人之所假。猶將來而舍焉。況乎昭明。焜蒿

百物之精。實有未遽亾者乎。故望天而臯。迎精而旋。日用其孝。時幽其思。命之神明。尊崇而奉事之。靜之而莫之或擾。清之而莫之或干。洞洞乎屬屬乎。若弗勝。若將失之。惟恐其驚之。閔宮有恤。於是乎綿綿以永存。是大和之餘氣也。故先正有言。鬼者人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影之與形。相肖人之壽。百有二十。鬼之壽亦百有二十。五世而瘞其主。其諸有以取焉乎。大氏人之生斯世。豈能塊然徒處也。其心志之所周旋。日夜之所鄉往。後其死數十年。而其物具存。自體魄一淪。知氣之所馮。其惟于茲乎。鬼與物之相謀。有則俱有也。鬼乎影乎。其莫有自運之力。有以竦乎養也耳。毋論其大人君子。今如細民之營爲生生也。田園墾野。桑梓執畝。馬牛畜牧于坳。其所植立數十年之後。素封之資。是皆所爲凝思積慮。非一朝一夕爲其業之成也。亦非一朝一夕爲生而子孫之執役。死而遵約束于後也。彼是之精神相接乎。貨殖之中無間也。是何可誣諸。故土地人民。而謨猷恩威之相維。昭穆皆在。而暱愛之情。弗可解。詩書琴瑟百爾玩好。陳列而笑語歡樂之常在目。與其家邦相終始。以百世不衰。惟基業之祖爲然也。繇是以降。用其精不弘。

者其所及淺矣。世之遷而澤斬自我耳目之所接。父老之所睹。記五世而上。其事率泯。為不啻感之無從。迺其神隨物斯為。故先王制之極。以為黔首則養之。至也。此謂之鬼神之紀。仁者之事。而聖人之教也。是故無者有之。府也。鬼者神之藏也。夷教之府乎冥也。有儼乎明。生者之所想設焉。安知其真。萬物出乎是。而入乎是。入其戶庭。不見其人。空同乎。莫能窺其富焉。造化之母也。自然之道也。唯人不然。方聖人之未興起也。其民散為無統。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子孫之適四方而不問。居其土。享其物。而莫識其所。基死無葬。而亾無祭。羣鳥獸以殂落。俱草木以消歇。民是以無福益。人極之不凝也。故聖人之制鬼以統一其民。建宗廟以居之。作烝嘗以享之。率其子姓百官以事之。儼然如臨。洋洋在上。使人肅然以畏。凜然不敢肆者。有所取焉乎。夫然後配神敬明人道以尊。能降百福以輔造化。禮樂政刑由是而出。聖人之教之極也。若夫以人事已乎。雖有聰明睿知。其亦何以能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以為萬物之主哉。故謂聖人不貴鬼神。且從民俗之所尚者。非鄙生之所聞也。故合有與無。而天地之所以妙。萬物者見焉。合知與

仁而聖人之所以妙天地者見焉。合其所知乎其所不知而啟之所以妙人鬼者見焉。故雖聖人亦聽瑩乎言之尊之至也。宜矣哉。世薦紳先生之難言之也。

對問

享保丙午七月三日。閣老命府尹訪予以禹祠事。俾潤色碑文。予因請俾僧奉其祠。便既退。客或發難者。曰。儒釋之不相容。如水火然。子今亂之可乎。予曰。不然。夫吾所謂聖人者。古帝王也。聖人之道者。古帝王治天下之道也。孔子所傳是已。秦漢已來。用法律治天下。而聖人之道無所用。唯儒者守之。遂謬以爲儒者之道者。失其本真也。及於佛教入于中國。則妄儕諸聖人之道。而儒佛之名立焉。於是儒者又妄以聖人之道爲己之私。而儒佛之辨興焉。皆謬也。夫聖人之道者。古帝王治天下之道也。豈儒者之私有哉。昔楊墨言治天下國家之道。而與聖人鑿。故孟子闢之。如佛氏者。未嘗言治天下國家之道。豈與聖人抗乎。而儒者疾視佛氏以爲仇者。乃以聖人之道爲佛氏類也。豈不亦小聖人之道乎。謬哉。今觀佛氏所爲道。乃鬼神之道也。僧亦巫祝類耳。何也。巫祝奉神。僧奉佛。其名雖殊乎。彼所命殊耳。彼之言曰。有神有鬼有

天有明王。有菩薩。有佛。皆有威靈。能降禍福。而大小貴賤之不等。故佛與神殊。雖大小貴賤之不等。然均之有威靈。能降禍福。均之亦類耳。故神佛之名。特彼所命。自吾觀之。皆神也。巫祝之奉神。清淨潔齋。其所事事。祈禳耳。僧之奉佛。淨其身心。不啖肉。葷酒。不畜妻。其所事事。亦祈禳耳。夫不啖肉。葷酒。不畜妻。非齋邪。一年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大常豈僭乎。彼有薦拔。巫祝所無。殊不知祈禳求福。薦拔求冥福。亦類耳。天堂地獄之說。彼所獨有。亦神道設教。因以勸善懲惡。庸何傷乎。其求成佛者。巫祝之末。為神也。於我乎。何有。彼以度人。建寺為功德。則官為之制。不許濫棄。絕人倫。則官為之制。俾拜君父。服喪。彼其乞食無家。樹下不三宿。寺皆十方常住。恣其所適。如麋鹿然。則官為之制。設宗派。置官爵。嚴等轄。以束縛羈絆之。凡彼所為。有害於治者。官皆制之。俾不得為。而不復顧其於釋迦之道何如。是亦古聖人所以俾重黎定民神。絕地天通之遺也。歷代定制。僧道神佛。同隸禮官。其踰勝於拘儒所見。遠甚。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豈不信乎。故曰。佛道者。鬼神之道也。僧者。巫祝類也。仇視佛氏者。小吾聖人之道者也。

夫自佛法以來千有餘歲。僧與巫祝皆民也。聖人之於民。一視同仁。況巫祝自三代時既有之。而其所爲道不可得而知之。聖人亦因民俗以存之。則何必問其所爲道何如乎。祇禁其已甚者。俾不害於治可也。且今世之奉神者。五曰巫。曰祝。曰陰陽。曰僧。曰修驗。其所奉之道。二曰神道。曰佛道。然均之皆神道。五者何擇也。但僧寔繁。所在皆有之。頗識字。其所居寺院亦大。宗派等轄甚嚴。而它四者頗微。亦鮮識字。莫有等轄其所居。與編氓弗殊。故今定祠制。俾永永守之者。僧爲便。

學則一

東海不出聖人。西海不出聖人。是唯詩書禮樂之爲教也。古之時。楚雖大邦。其左史倚相所爲誦。三墳五典。九丘八索之書。舍是無爲學。而後豪傑自陳良之徒。蓋皆北學於中國云。則吾東方之民。又奚適亦唯言語異宜。鐘呂之響。爰居彼。謂之侏僂。鳩舌者。吾眎猶彼。段使仲尼乘桴。子路從之游。亦未如之何已。有黃備氏者。出西學於中國。作爲和訓。以教國人。亦猶易乳以穀。虎迺於兔。顛倒其讀。錯而綜之。以通二邦之志。於是乎吾謂之侏僂。鳩舌者。吾眎猶吾。是則

詩書禮樂之爲教也。庶足以被諸海表。邪。黃備氏之
有功德。東方民至今賴之。雖然。易乳以穀。虎迺於
菟。顛倒其讀。錯而綜之。吾謂之侏儻。鳩舌者。吾眎猶
吾。吾視猶吾。而詩書禮樂不復爲中國之言。則段使
仲尼乘桴。子路從之游。目之則是耳之則非。彼迺猶
鐘呂之響。爰居也已。或曰。一匹錦覆以眎之。背面而
殊。均之是物。庸何傷乎。則安知夫中國無象。尚且象
之。江北無橘。或者假之以枳乎。以此而誦夫楚人之
頌。能不忒其臭味者。幾希。夫中國之所有。四海之所
無。亦猶是邪。詩書禮樂。中國之言。而吾眎猶吾。是其
究必至於巴歛詩書。兜昧其禮樂也哉。副墨之子。洛
誦之孫。執以廢其祖。不知其可。而況之子之孫。非冥
令之肖。則嬴氏之呂者。以此而操觚乎。籀斯之迹。粲
然盈簡。而彼不可讀。吾不可讀。吾必從事夫黃備氏
之所爲。句有須。丁有尾。蠱繫乎星羅。擾擾然蜉蝣之
來集。而後可得而言也。已。是迺黃備氏之詩書禮樂
也。非中國之詩書禮樂也。則其禍殆乎。有甚於侏儻
鳩舌者也哉。然則如之何可也。亦唯言語異宜。其於
黃備氏之業。可訓以故。不可誦以傳。暫則假。久則泥。
筌乎筌乎。獲魚舍筌。口耳不用心。與目謀思之。又思

神其通之。則詩書禮樂中國之言。吾將聽之以目。則彼彼吾吾。有有無無。直道以行之。可以咸被諸橫目之民。則可以通天下之志。何唯不東方。則段使仲尼乘桴。子路從之游。日暮遇此。則迺謂之東海出聖人也。良不誣已。是謂之學。則迺申之以戒曰。若能不為黃備氏者。迺能為黃備氏者。嘻。若何必黃備氏之為。

二

宇猶宙也。宙猶宇也。故以今言眎古言。以古言眎今言。均之朱儻鳩舌哉。科斗貝多。何擇也。世載言以遷。言載道以遷。道之不明。職是之由。處百世之下。傳百

世之上。猶之越裳氏重九譯。邪重譯之差。不可辨。誥。萬里雖賈乎。猶當其世。孰若裝之身。游身毒邪。故之又故。子孫雲仍。烏識其祖。千歲逝矣。俗移物亾。故之不可恃也。烏能置身仲尼之時。從游夏親受業邪。宇與宙果殊矣。雖然。不朽者文。其書具存。方夫世之未載言以遷也。管晏老列。亦類也。何惡其道不同也。不求諸道。而求諸辭。不昧者心邪。朱儻鳩舌。何嘗言與言殊。其所以錯辭者。亦殊耳。吾奉于鱗氏之教。眎古修辭。習之習之。久與之化。而辭氣神志。皆肖辭氣神志。皆肖。而目之眎口之言。何擇。夫然後千歲之人。且

往後集 卷之十一
莫遇之。是之謂置身仲尼之時。從游夏親受業。也是之謂與古爲徒也。亦何假彼之故爲。

三

數車無車。而有車之名。古之道也。非聃言之失也。道可道非常道。聃言之失也。夫自聖人而有道之名。聃豈非邪。祇其知弗及聖人教之無術也。務求喻之。不竢乎生。乃舍物而言其名。言之雖巧乎。孰若目睹且也。徒名無物。空言狀之。故其言愈繁。愈舛。言之者以臆聽之者以臆。曼衍自恣。莫有底止。徒翫其華。弗食其實。是無它也。以聖人之教爲不足。欲勝而上之。多

見其不知量也。已。雖然聃之言禮諄諄乎。度數之弗遺。故棄聖絕學。非其本心者。彰彰乎明哉。祇其操心之銳。務求言之。其於人也。急欲傳之。知不竢乎生也。夫六經物也。道具存焉。施諸行事。深切著明。聖人之惡空言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教之術也。不憤不啓。不悱不發。竢夫生也。不知焉者。謂之愛也。生斯無禦。非自外鑠也。非襲而取也。故聖人之教。貴乎格求行之者也。故唯其物聃也者。務言之者也。夫言之者。明一端者也。舉一而廢百。所以害也。後儒乃非聃而倣其尤言之。弗已名存而物亾。仁義道德之

說盛而道益不明。方今之世，滔滔者天下皆聃之徒。哉。又安知聖人之教莫尚焉。是豈有古今哉。故吾退而求諸六經，唯其物。

四

古有聖人，今無聖人，故學必古。然無古無今，無今無古，今詎可廢乎。世世相望，孰匪古而孰匪今。故通古以立極，知今以體之。差世世以觀其來，其於民俗人情，猶眎諸掌。邪。夫古今殊矣，何以見其殊。唯其物，物以世殊。世以物殊，益自秦漢而後，莫有聖人。然亦各有所建焉。祇其知不周物，所以無聖人也。雖然，業已。有物必徵諸志，而見其殊。以殊相映而後，足以論其世。不爾懸一定之權衡，以歷詆白世，亦易易焉耳。是直己而不問其世，乃何以史為。故欲知今者，必通古。欲通古者，必史。史必志，而後六經益明。六經明而聖人之道無古今。夫然後天下可得而治。故君子必論世，亦唯物。

五

聖人之道，猶和風甘雨。邪。物得其養以生，生斯長。豈有窮已乎。君子以成德，小人以成俗。天下錯諸陶鈞之中，聖人之道為爾。故君子錯身于斯，藏焉脩焉息。

爲游焉。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德慧術知於焉而出。博厚高明於焉而至。日躋月烝。不知然而然。故曰於我何有哉。譬諸植草木。枝葉華實。豈一一而傳之哉。所務本根之培已。棘猴玉楮。雖巧乎。非人人所能也。雖有巧人。亦不能周物也。故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本立而道生。貴夫生也。彼謂窮天下之理。謂察一念之微。皆不知道之言也。故辨是非。別淑慝。疏滄溟。雪別袂。以盡不俾一毫人欲之存者。皆非也。段使盡之。苟不有所養。其介然小者。安能長乎。亦舊耳。無術之過也。自秦以功令治天下。禮樂泯焉。其流風餘烈。被百世未已。申韓之道。移人耳目。以至今日。長養之道。漸而殺伐之氣。塞宇宙。後賢人君子。皆生其中。所以差也。故學道者。立其大者。而小者從之。

六

君子不輕絕人。亦不輕絕物。所以成其大也。睹夫生已。凡天地萬物之情。棼縕交結。雜以成文。陰陽相仍。禪易弗居。辟諸糾繩。剛柔相苞。曾曾無盡。喻如剝蕉。不可得而窮詰已。故是非淑慝。無適無莫。大氏物不得其養。惡也不得其所。惡也。養而成之。俾得其所。皆善也。媿人虎狼。糝稗第於穀。惡已。雖然。天地不厭虎。

狼雨露不擇稊第聖人之道亦猶若是夫其不得已而去之遠之。扶之殺之惡其害於仁也。非惡其惡也。故惡不仁之甚。好仁之不至也。舜選於衆舉皋陶。其誅四凶。非所稱也。聖人之世。無弃材。無弃物。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豈皆公侯之材哉。亦非愍而宥之。謂其有裨乎治也。察邇言。采芻蕘。其人豈皆賢邪。毒已疾。苓有時乎。帝它山之石。攻玉。不善人。善人之資。是聖人之所以成其大也。故善惡皦皦。先王之封疆。朕矣。邪正閭閻。仲尼之區域。削矣。皆儒者之罪也。是故諸子百家九流之言。以及佛老之頌。皆道之裂已。亦莫有不由人情出。為故有至言。夫聖人之道。盡人之情已矣。不爾。何以能治而安之哉。故苟立其大者。撫而有之。孰非聖人之道也。漢嶺門之學。人殊其說。亦傳所聞於師。七十子自出。豈無繆誤。失得更有之。並存而兼焉。道之不弃也。穎達作疏。乃執一家之言。明作大全。而穎達亦廢矣。學之益陋。所以弗及古也。故學問之道。苟立其大者。貴乎博。不厭雜。寧闕疑。以俟夫生。

七

雖然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豈翅處世。雖學問之道。莫

不皆然已。天命之謂性。人殊其性。性殊其德。達財成器。不可得而一焉。孔門諸子。各得其性所近者。豈仲尼之教有所不足乎。譬如時雨化之。莫不生焉。已大者大生。小者小生。豈不欲小者大生。邪。實命不同。君子知命。故不强之。及乎器之成也。雖聖人有所不及焉。故聖人不敢强之。是故人可皆爲聖人者。非也。性可易者。非也。君子之不器。木可舟而陸可車者。非也。世俗所尚人也。非天也。故務世俗所尚。以求人知者。不知命也。夫六經殘缺矣。生於今世。孰見其全命也。僻邑無師友。命也。家貧無書。命也。雖然。心誠求之。天其佑之。仕不優。無暇命也。故已不能學者。喜人之學也。力能使人學者。使人學也。雖不學。猶學也。何必才知德行出諸已。而後愉快乎。故命也者。不可如之何者也。故學而得其性所近。亦猶若是夫。達其財成器。以共天職。古之道也。故學寧爲諸子百家曲執之士。而不願爲道學先生。

稽古釋義

虞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

先釋文次釋義。

釋文曰。虞者代名。書者先王之教。詩書禮樂。是其一。

也。詩書禮樂皆書。而書獨書。稱何故。禮樂事。而詩書言。詩詠歌。而書記述。詩存人口。而書載簡冊。古無它書。書唯是已。故獨書。稱後世以其爲聖人之言。稱爲書。經古之聖代。虞夏商周。故有四代之書。是迺虞代之書。故謂之虞書。堯典篇名。紀帝堯之事。典常也。上古聖王。伏羲神農黃帝。所創厚生利用之道。至於堯舜。始立正德之道。百王所常守。故稱其書曰堯典。舜典。孔子刪書。取堯典以下者。亦此意耳。堯舜禪受。時代相接。其道弗殊。故列堯典於虞書。曰若稽古帝堯者。此篇將言帝堯之事故。其首以此發端。曰若語辭。爲紀帝堯之事故。尊重其言。不輒發之。釋文畢。

釋義曰。釋文徒解其言。文史之事也。長國家志於聖人之道者。不可不知其義也。故又有釋義。禮記曰。禮義者。人之大端也。禮與義。皆古聖人之所建。君子以禮守其常。以義應其變。天下能事畢矣。左傳曰。詩書義之府也。謂聖人所建之義。悉于詩書也。在此文言之。稽古二字。書經開卷第一義也。古聖王治天下國家之道。備于書。則長國家欲平治國家者之第一義也。凡長國家而稽古。非徒欲以夸博物也。又非徒欲以潤飾政治也。乃欲通盛衰治亂之道。法古聖王。

爲治也。古今時殊，風俗夙隔，故虞夏商周其道不同。況千載之後，萬里之外，何以能同古自爲，古今自爲。今是世君子所恒口不爲，無謂三代聖王皆順民爲治，不必泥古。然物皆有源流，古源而今流，苟不泝其源，安能晰其流。世君子徒執目今，謂此位我固有之，彼蒸蒸者皆我奴隸，人爵祿我福，兵刑我威，疇能吾違禮爲美，觀樂爲戲，玩惟我所欲，是狃其所目以爲常。故其心曰：貴者賢，知賤者愚，不肖奉流俗所習而謂天地之道不刊之典也。其稍知者，頗盡心爲治，苦國家難治而計不知所出，能知世將衰而不能如之。何欲知賢不肖而賢不肖不可知其始，則屑屑庶務其終則虯然以倦，語之以古則駭而異之，是無它皆囿於習俗故也。囿於習俗者，辟諸夏蟲，篤於時，辟諸井蛙，不知海。此邦之人聞異邦之言，駭然而謂是何以能辨也。然生而嬰孩，移諸異邦，異邦之言不學而能是，囿於習俗之說也。稽古而知其所未知，豈有若是之愚哉。且聖人者，古之能治天下國家者也。聖人之道者，治天下國家之規矩準繩也。夫治天下國家而不師聖人，猶如學射而不師羿，學御而不師王良也。夫天下之欲爲方圓平直者，必用規矩準繩也。不

用規矩準繩而為方圓平直者目巧也。目巧而為方圓平直豈能知歪邪之所在哉。故誓古者能超然習俗之外而能知疾病所在。故誓古者非必欲其泥古。乃欲其知今也。通古而後知今。知今而後可以治今。故誓古者書經開卷第一義而亦治天下國家之第一義也。

徂徠集卷之十七

徂徠集卷之十八

物茂卿著

雜文八首

擬家大連檄

天皇擬家大連檄
月日大連物部守屋檄中外維天皇俄爾殂落。皇人未獲。皇嗣未立。人心洶洶。焉莫知所底止。白爾有司。大夫國造。縣主千夫長。百夫長。敬聽我言。我曩祖美摩治。味島治命乃在皇磐余。神武帝之世。而有勲勞于皇室。為開國元臣。越子孫世世。毗翼乎朝廷。以統率中

外則暨乎守屋之躬眇焉以承先世之餘烈忝位大
連夫諒闇二年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況此弗靖而梟
在大臣也爾輩乃不守屋是聽其誰與從維皇子惟
孔穗穴穗部皇子賢最長敘當嗣故守屋敬奉而立焉則
神明之宗大行天皇之嗣也爾輩其共奉之弒大行
天皇者駒東漢直駒大臣馬子實使焉則臣子不共戴天
之讎也爾輩其共討之皇子豐聰以其猥巧小慧蚤
竊輿誦而覬覦於天位挾以左道譎張為幻以扇乎
齊民寔繁有徒馬子乃推其母太后將以奉之也則
縱賊弗討諉以因果是其心必謂其次者我也端本

探始幾乎為主爾輩盍共討之夫弒君者殺無赦與
其謀者梟鈞以左道惑於民者殺無赦婦人不得踐
天位寶訓之言藏於玉府我物部氏之世守也惟守
屋及二三大臣暨天皇得發焉爾輩或弗知弗知者
無梟馬子豐聰乃與有聞知而故犯梟莫大焉昔者
熊襲弒仲哀帝者眉輪弒安康帝者誅不旋踵而息長氏神功皇后
之威服三韓猶且奉其腹胎內天皇以號令乎海內三韓
之貢惟不及佛像書與其入者自皇焦鷁仁德帝以來
數百年矣刑典所遏豈不揭焉乎著明哉爾輩盍思
諸且我大礮礮馭盧華言倭奴國此言丈夫島建號曰丈夫之邦赫

赫皇祖左璽右劍以照臨於天下其德益象諸日日
者太陽也劍者丈夫之服也而豐聰俾史太作書而
謂皇祖女子也以誣我皇祖以雌我大礮姦之所自
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而弗遏其禍必將絕我神
明之祀烏虜磯城而降民離其樸以趨乎僞也爾輩
乃惑左道而黨豐聰或謂豐聰聖矣聖而干國大紀
乃君之讎是協為用其聖哉爾輩猶乃有迷大順蠢
乎弗悛皇祖其殛爾我其孥侈爾爾輩其能洗乃心
革乃慮幡然自奮後其鏃倒其戈以斬馬子以馘豐
聰以慰大行天皇在上之神則皇祖其賚爾以福祿
皇子孔穗爾君也我其告爾功昨爾以茅土之封爾
輩其思之哉此檄

前國主保山將公壽影堂上梁文

州輝華宗新羅二郎遺愛寺協靈地陽機一公垂蹤
近控鶴川遙拱蓉嶽東瀛蓬萊之駕可致南山宗高
之壽不騫伏惟老侯臺膺寵堯天飲恩舜日中興廿
世墜緒下啓千載榮封搆謙之光肥遯之節幹棄冠
冕優游林泉坐卧皆禪既歸古皇於梵典與歲月各制
又遵往聖乎禮經聿借丹青俛寫益晬分神於彼留
影將來今國主惟命是欽不違之孝茲考仙宅用奉

真容算比極樂之無量。福期方昌其未艾。黽勉吏役
歡躍子來。忽涕興頌。率助梁舉。

拋梁東。大藩崇鬱酌真忠。名遂功成甘退隱。轉看
千祥百福同。

拋梁南。六義園中禮佛庵。誰知百里同親莅。慧林
寺裡創仙龕。

拋梁西。知與萬民壽域躋。十年相業謠歌在海內。
熙熙路不迷。

拋梁北。祥光瑞靄盈藩服。隱隱殷殷滾滾來。兩州
士女皆懷德。

拋梁上。仙佛龍天皆影向。不問駒園與牧莊。吾公
到處是蓬閭。

拋梁下。門外農桑紅穰極。福祿綿綿千萬秋。山環
水遶護宗社。

伏願上梁之後。老侯臺。台履樂豫。眉壽靈長。群閭與
椒桂爭繁。兩藩偕松竹騰茂。家傳慶譽。代襲龍光。闔
州無虞。提封有年。千秋千秋。千千秋。臣某甲等敬白。

後慧林寺殿機山霸王影堂上梁文

乾德之山。慧林之寺。夙奉霸王尊像。久欽英靈樂棲。
肇構幽宮。敬存明祀。俾知雄藩之有本。將庇葉衣。子

無窮仰惟機山先主孫吳謀猷桓文事業耀威二道
韜略自茲以流傳布澤五州士民至今而利賴寫生
良匠肖貌明王萬世其臨百年如在今國主恭膺榮
爵新纘大邦忠施藩府維新之功孝述椿臺未竟之
緒遂戒官吏茲運斧斤神何無歆臣皆有禱架脩梁
以揆吉傲善頌而慶成

拋梁東 東方草木偃威風嘖嘖口碑今見在烏雲
八陣遍寰中

拋梁西 西來大法度群迷漫使國師勲指示英雄
自是同指歸

拋梁南 南山來檻碧相參萬古千秋人仰止雪照
三十三蔚藍

拋梁北 北伐昔年率賓服請看慶來關不扃絡繹
行人路砥屬

拋梁上 上方鐘鼓朝昏響音頂禮歸依大聖尊慈悲
福祿來穰穰

拋梁下 下土蒼生樂只且歲熟時和神貺予滯穗
遺秉滿四野

伏願上梁之後神人胥悅君民悉寧椿臺萱臺偕添
百福北邸南邸駢集千祥慶衍陟瓜喜連棣萼俾耆

俾老至彌興彌昌臣某甲等敬白

左史會業引

六經皆史也是言也知言哉故能爲古文辭者皆稱述六執而六經無以古文辭稱也是寧以史爲辱六經乎而獨不以儒爲辱聖人也是亦何別焉雖然六經之文其猶化工之於物乎無已乎請由盲史腐令始之二子者是寧不爲盲腐以辱其四體乎而獨不爲文章以辱其人也是亦何嫌焉且也諸君子皆史也千秋之業百年之日過此而往餘者無幾其勿有以移夫辱其四體者而盲腐其文章爲哉老之至也悔之何及無已乎請由今日始

六經會業引

三代以往滔滔者曷已聖人脩六經而往者猶不往三代以還滔滔者曷窮愈變愈出繁乎雜也雖然六經之道苞括乎無遺故觀古於六經者聖人得不亾觀六經於今者聖人可復生有真儒者有王佐才者誦其詩讀其書宛乎生其世而見揖讓禮樂之盛是或可以爲真儒乎若謂六經如商彝周鼎可以悅目而不可以適用者豈王佐才哉雖然又豈有真儒而不王佐才者哉傳六經者左穀公羊毛韓孔鄭及宋

諸君子不啻也。詩則有若騷賦樂府清商相和漢魏六朝三唐諸什。書春秋則有若二十一史通鑑諸編。易則有若素問運氣太玄洞極諸占。禮樂則有若漢儀唐典杜馬諸通。是皆可以爲傳註已。夫然後六經之道苞括乎無遺者。足驗諸今日而不以王佐望於諸君者。是侮聖人而欺學者也。吾豈敢

四子會業引

道全乎六經而四子擷其粹。全無不粹。粹全乎粹。是其所值者殊也。君子益論其世云。故嘉美之會在乎六經。利貞性情。四子是已。是以善觀聖人者。其猶易道之元乎。渾渾淪淪。孰往非元。大哉六經。至哉四子。乾坤以立道不墜焉。但以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輓近世道由是乎裂矣。其安意宮室之美。百官之富。不得其門而入者。漢唐諸儒之陋也。逼駢筭于浴而謂盡乎重耳之爲人者。宋儒後之弊也。故吾欲諸君以六經觀乎四子。也不欲以四子觀四子也。宋儒而後。聖人之粹濯濯如莫以尚已。吾獨不見能會其全者矣。是所以望乎諸君也。儒有以論孟爲刀尺而裁割六經者。顧其所餘綫綫乎無幾焉。果乎道之裂也。若是者。仲尼之道之衰也。而自詫其獲道之統者。

罪豈在四子哉

韓非子會業引

明汪伯玉氏有取於古執文者十有二家而韓子不與焉韓子者其可以不讀乎蓋韓子善法家言礲少恩哉然亦盡乎情矣吾黨文執之士竊嘗以其所為業概諸先王之道禮樂猶吾之辭邪理道其意也莫不有法亦莫不緣乎情者矣禮樂亾而人人意行其法雖有能不害乎情者幾希也於是乎法家興然韓子身絀于秦而其法用于秦漢而下奉行之千餘年不衰也韓子其可不讀乎吾讀韓子說難諸篇雖有不盡乎情者幾希也後世昌黎洗辭關洛遺禮樂而意自作法森如亦礲少恩哉傷乎情也乃宋而下奉行之亦數百年不衰也舉而措諸政事豈能超韓子乘而上焉哉伯玉諸子修辭復古意者毋乃有懲歟然韓子之文在周漢之間炳彪如亦盡乎情矣古之遺也故吾取諸執文

譯社約

譯家學果有當於道邪古昔王者有事於四夷四夷以世王於中國迺有以寄象狄鞮譯供其職鴻臚之館輶軒之前者非士大夫所事事也果亾當於道邪

東音之流傳於今。豈盡衞山氏之遺哉。而士大夫所誦讀以淑己傳人者。壹是皆中國之籍籍。亦無非中國人之言者。是同人所爲務。洗其鴟以求如彼楚人之子。處身於莊嶽間者也。茲與井君伯明及舍弟叔達結社爲會。延崎人岡生爲譯師。會生補國子博士弟子員。就舍其宅中。不得數數出。出月僅六七。迺得俾其請出爲會期焉。日必五十。其在上旬爲初五。爲初十。中旬爲望。爲二十。二十爲予橫經藩邸。則闕下旬爲二十五。爲三十。小盡則闕。總而計之。爲日或五或四。尚餘二三。以爲生旁訪其朋舊故人。時澣濯及諸營私事之日。則庶乎其不借口有所迫以侵奪會期云。傳曰。參會則地。謂其有主也。飭館邸。眠牲牢。戒有司。以具會事。春秋地主之禮也。今我三人者。差其會期。更相爲主。是寧莫有所以待賓客者哉。奢則弗繼。禮苛。志分。志分則妨學。恒浚則妨務。不有折衷焉。能可久。於是正德紀元冬十月初五。實始會于我牛門之舍。不佞茂卿以辱有一日之長也。爲之約曰。凡會之日。不改卜。生有事則改卜。爲其事不由己也。凡會之日。主有事則辭。不徒勞於行也。賓有事。不必報。爲無供設故也。服必便。從必寡。欲不眩耀其隣里。

也。堂不必汛，庭不必洒，食不必戒，唯其常。大氏羹一菜，若肉併其藟爲二。菓不必備，酒不必勸，若或佳者，美味。它人時偶有贈遺，而非己所辦置者，何妨也。凡會之人，可減不可增，爲惡乎喧故也。雖然，主人所厚善，而其人不俗，時或一臨之，不必簡也。集多在午前，散則晡後，有時而夜歸，不可以爲典常也。凡會之譚，其要在以夏變夷，也不許以俗亂雅也。凡會之約，其可言者，具是其不能悉者，亦在不失所以會之意也耳。凡我同志，敬聽斯言，庶永弗替，以底有成。

跋一十四首

跋管子

是歲秋，予捐日俸者一之五，獲管子書。古人旣稱其真，贗雜予獨恠管子。因齊得志於天下，三匡九合，赫然一世，何能屑屑托諸空言，以求伸於後世邪？三歸反坫，內外應酬之繁，亦何操觚之暇及哉？顧其所謂真者，均之贗耳。蓋管子而後世之徇功利者，何翅一夷吾邪？孟子而前，儒之溺功利者，亦何翅一夷吾邪？六家旣立，而世之學管晏者，裒集群言，冒以管子，則宜哉其書之雜也。祇夷吾旣以見誣，後儒溺功利者，亦見誣以夷吾，憫哉！獨其言之夷吾，概謂之夷吾，亦

不重誣耳。憾其文之奇奧，亦可以想其為人而不得。以其姓名見也。是吾之所重，慨云故識。

跋草書韻會

升菴外集八十七曰：余猶及見金人板刻其精妙，神彩不減法帖。至元末好事者，又添鮮于樞字，改名草書集韻，刻已不精。洪武中蜀邸又翻刻，并趙公序及諸名姓皆去之。刻又粗惡，可重惜也。此乃翻刻洪武丙子本者，而洪武丙子本外菴不經見之。其添減此本，幸莫有而所謂刻已不精者，彼此同然。文徵明有云：草書集韻尚未經目，何得爲名書耶？是信草書家座右物也。

題石丈山真

世之論丈山者，必以艸山相優劣爲要之。非識詩者矣。予獨愛翁之逃釋而歸儒，棄武而修文，并髦利祿，嘯傲林泉，舍世所謂名者而取己所謂名者也。雖然，吾東武氏之興，其亦在元氣之鬱勃歟？翁非鳴其盛者，而鳴亦與其盛也乎？爾則翁謂之吾，東方之詩杰亦可耳。

刊甲州天目山十境歌詩跋

吾遊天目，獲其所謂十境歌詩者，以木之山旣莫有它

文字則壬午之前。以聞已。壬午之後。幾乎百年。而猶且其棲窮佛乎。爾是何益於福田哉。且以詩也。其鳩未洗以歌也。宛然呼喊之聲。是亦何當於吾心哉。獨以踏佛頂而西去。揖鳳背以東歸。往來十餘日。經歷三百里。莫有寒山一片石之愉快。吾心而山靈乃媿然以此獻吾笑也。不亦可憐之甚哉。雖然。吾業已欲用不朽託諸峽山川而天目也者。似有以需吾焉者。歟。天目也者。其亦似有以知吾心焉者。歟。故吾亦不得不不朽。諸木以慰其山靈之心已。

跋採蓮畫軸

宋畫樸明畫宋絹粗明絹宣和世珍。緝熙殿寶審其爲道君御府物耳。顧予無畫學。未能識爲何人矣。玄宰精處如金秀處如芙蓉。信然。祇十洲二島不解何語。予則覺金陵鳳皇之勝。來集几席間哉。駝囊北負。鼉浪東漂。亦何有緣於海外也。今則蓬萊鼉君所藏。鼉背上物哉。太史一語。豈不爲譏乎。中間王遜之輩。不知其如何也。鼉君篤古好文。往來吾黨。予知此畫開生面。豈如五國城時乎。

跋阿林字

予嘗曰。字者華物也。夫不字則已。人苟作字。奚苦不

華乎獨恠海內書家爭求爲華而不可得焉是無它故所目皆倭移乎習也夫字以代其言其用之鉅者爲書牘一日之間目古法帖者一之目倭書牘者十之辟諸衆楚之咻雖至敏慧之人安得不倭乎甚矣哉倭書師之流毒於海內也予持斯說者久矣頃者獲張小兒阿林者所書字儼然華人哉混沌未鑿天籟與游其皜然乎溫蠖塵滓之中者非耶吾聞阿林六歲兒善書人聞其名爭索而不可得其父啗以菓子餅餌屬誘之迺書書畢投筆輒走街上跨竹馬牽紙鳥是豈有他習乎其莫有倭書牘之溷吾目者不待言而審矣而後吾徵吾言之非妄也書其後

跋詩筌

予嘗著栢梁餘材藁未脫而燬乎火今睹斯編殆有倍焉爽鳩氏之子功其鉅矣乎蓋詩者言也世之學詩者迺不媚乎辭而欲其巧辟諸舍規矩而學大匠之所爲豈可得乎高李之選選乎辭也然一二子猶且不能學焉者見其巧也見其巧而眩其辭旁搜他家以酬其志於是乎之中晚之宋元勢之必至也斯編一出置身莊嶽之間衆楚不咻以竢其化飄逸沈鬱唯其材至及其至也不李不杜非高非岑開天之

際別構一色者。唯吾教爲爾。然一二子猶且不能學焉者。辭有限也。辭有限而志不可得而酬。所以苦也。亦唯言其可言。而不言其不可言。久之。後不復欲言。其不可言。是謂之化。故其言肖唐。而其志亦肖唐。猶何有不酬之志哉。吾得諸先王禮樂之教。而施於詩。因題卷末以告一二子。爾享保壬寅春三月。

跋唐詩選

弇老評滄溟詩。峨眉天外雪中看。其選唐詩亦復爾。爾獨奈近來坊間諸本。率屬孟浪。不則何物狡兒。巧作五里霧。芙蓉咫尺。殆不可辨矣。今閱此刻。剔抉幾

盡。頓復舊觀。二峰宛然在人目睫。豈不愉快乎。滄溟嘗謂不昧者。心想當百年前。爲子遷道。

跋石丈山書蹟

國初時。以詩鳴者。莫石丈山若也。予嘗得其真蹟。依然武人面目。心竊陋焉。及見此蹟。乃有風流蘊藉態。又不書其詩。書古博士家詩。辭與和歌。勝自運遠甚。豈亦隨所觀感。而變歟。是翁投槩業詩。終隱不仕。要之有過人者。於是乎益不堪時運之感。吁。享保乙巳歲中秋日。爲縣次公題。

刻荀子跋

孟荀匹也。韓愈之喜孟猶且不得不以並稱者。以此至於宋儒躋以媿仲尼。躋其書以媿論語。何肆也。明帝因之。布諸學宮。以爲功令。而後孔孟論孟爲天下公言。荀則以性惡見擯。又援李斯而逮累之。今學者遂唾其書弗顧。甚或至下比諸申韓諸家。又何冤也。夫性善性惡。仲尼所不道。何獨咎荀。若必以弟子累其師。則曾子之於吳起。其謂之何。大氏孟距仲尼。僅百有餘歲。猶或及七十子之門。而次近者爲荀。是皆游學齊魯之鄉。君子之澤。未斬。流風遺言。多存於其書。可不徵諸。益其師弟子相承親授口傳。要有不失。

其故者。豈若宋儒輩臆斷于千載下者比哉。論其辭。洙泗之文。至孟已衰。荀乃有文焉者。然楚也。業胎乎漢。夷攷其旨。一子皆戰國說士也。分曹立異。以徇一世。亾怪其殊。孔氏之舊已。乃莊周所謂道爲天下裂者。何必取一而廢一焉。予嘗得墨子書讀之。其所爲兼愛。大殊於宋儒所指斥也。於是乎喟然嘆久之。孟嘗曰。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今不讀其書。而輒言之。耳食者。又從而和之。豈不悲乎。予旣莫能勝彼。天下風靡之士。且欲人讀其書已。平安平元珪捐貲刻荀。予是以嘉之。世復有能梓晏墨諸子者。予又將

不辭操觚之數勞哉享保乙巳十月望

題石叔潭搨帖後

玄宗八分別成一體豈古乎哉然自今視之乃古矣非元明諸家所及也。滕東壁嘗上之木人鮮得搨法者。遂冒蛛網。叔潭乃搨之。精工如華人之人。平日無所事事。其何以能爾。人誠有不可測者邪。

墨君徽畫岳陽樓跋

予未識君徽善畫數年前寄予扇頭畫蘭亦才士游戲筆墨常事予不以爲意也。迨見此畫初則愕然疑爲華人所爲。非君徽也。觀落款而後信之。然猶疑華

人寧詎無同姓名者邪。玩字迹審矣。卷末有其兄中瀨君及數震菴跋益審矣。訊之謂未嘗學畫亦戲筆耳。嗚呼君徽從予問文章之業勤讀書工詩。夫思之所至志氣至焉。志氣所至精神至焉。精神所至莫不惟肖。巧妙悉至。煥如躍如。文章之道爲爾。予旣識諸君徽之詩矣。見此畫愈益信其所以用誠哉。君徽之於詩悉洗倭人之習。濯如加以聰慧之性。又悉發其濯如者於丹青之際。此畫爾予之不識畫。初則疑之不亦宜乎。卒之信之。亦惟以文章之道爾。豈能言畫哉。

跋摹梁楷蠶桑圖

海內以狩氏為畫史之魁其初益亦衣鉢宋代矣數十年來忽趨淡泊委靡頹落莫能極止可謂技之厄已。是歲春狩蘭藤公俾摹梁楷蠶桑圖以相示茂卿愕然者久之曰非不能也不為也。孟子之言豈吾欺哉。雖然苟使無藤公督責渠安能辨之乎。過此已往狩家技庶其復初耶。夫天下之事滔滔弗返失其本真豈翅畫已噫。今藤公湊二為一亦尚初也。茂卿既不能覩原畫則不能言其肖否。故止言之爾。

跋萬尊者詩後

初覩尊者詩在我東方。古今無兩不佞為之吐舌矣。及讀此冊則不覺起座南嚮再拜。迺中華縉流所無。假使金面老子從事風雅則不知其如何耳。其它支公休上人以下悉瞠乎後矣。修多羅所謂淵才雅思文中王要當屬諸尊者也。

此書籍八賣買
共益
共益
共益

145
1014

徠集卷之十八

